

■“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报道

编者按

5月18日是第46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的力量”。随着考古热和文博热的兴起,我们深切感受到来自博物馆的力量。当下,一些小众博物馆正在兴起并逐渐为大众所接受,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发展前景是否乐观?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它们。

“小广寒”:在公益和商业之间寻找平衡

馆长李建军谈百年电影博物馆重生背后的生存之道

在济南的老商埠区,有一家小广寒电影博物馆,很多济南人都熟悉它。它的前身建于1904年,是济南历史上第一座(中国第二座)专业电影院,也是中国现存历史最长、保存最完整的电影院。它曾经历衰落破败,甚至一度淡出历史。不过经过十多年的修缮和活化利用,“小广寒”既做博物馆,又做文化主题餐厅,再度回到公众视野,成了济南的新地标。

说起博物馆,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属性、公益属性,但对于“小广寒”这样的民办博物馆来说,商业属性同样重要,如何平衡好这些因素,也决定了博物馆的走向。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记者与小广寒电影博物馆馆长李建军展开对话。



小广寒电影博物馆是现存历史最长、保存最完整的电影院。

文/片 记者 时培磊 王开智

从电影院到博物馆

齐鲁晚报:小广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对济南来说,这座电影院为啥这么重要?

李建军:济南自1904年开商埠之后,商埠区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以及商业元素,包括最先进的文化娱乐方式——电影。1885年电影技术诞生,不到10年时间,济南就有了专业电影院,可以看出当时济南的先进、包容和开放。

从名字就能判断出它的吸引力,它有广寒宫的意思,很有神秘感,济南人谦逊低调,加了个“小”字,组成了小广寒电影院的名字。那时候票非常昂贵,一张票一个银元,是普通老百姓半个月的生活费,观众主要是外国人、侨民、军人和知识分子。

1946年,小广寒改名国民电影院,1950年再次改名为明星电影院,1955年迁址到纬十二路,这以后,旧址的配套设施和专业影院相比,就越来越落后了。该建筑曾经多次更改功能,比如中苏友好俱乐部、法庭和卫生教育馆。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座老建筑就慢慢没落了,甚至随着城市美化,老建筑被砌起来,从大家的视野里“消失”了。

2003年,济南即将迎来开埠100周年,这座建筑被重新发现。市中区文化局组织专家对这座建筑进行考证,发现它在中国电影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座电影院。2008年,政府筹划修复建筑,开始保护与活化利用。2009年,开始修复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机缘参与,前后投资了1200多万元。

齐鲁晚报:您是怎么关注到小广寒的?修复的难点在哪儿?

李建军:2000年左右,我们就开始关注老建筑的保护和活化利用的问题。2005年,我们做过经八路一个老别墅项目,做成了文化主题餐厅,应该说比较成功,引起了相关部门关注和探讨。

最初我们计划投入一两百万元,但后来发现它的历史价值,它

和中国电影百年发展、济南商埠百年发展密切关联,促使我们去各地找资料,设计修缮方案。

修缮的过程非常复杂。老建筑的修复讲究保留原貌,修旧如旧,但这个建筑破坏非常厉害,已经被定性为危房了,原来的结构完全破坏,包括老木地板、房顶,到处都破损了,可能一推就倒,需要进行大修。

我们要考虑它的材料,比如石头、砖木等,都要用传统的材料。我们就购买了一些老房屋,普利街拆迁时我们就买了6栋老房子,收集砖木、石头,用在“小广寒”的修缮上。现在的木地板就是从普利街拆过来的,做了混凝土结构后,又放上砖木进行装修。

这座五六百平方米的建筑花了两年半时间修缮,投入了很多精力和资金,这都是源于对这座建筑和这段历史的敬畏。我们希望小广寒能把济南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风貌、百年商埠的气魄展现出来。

从受质疑到受赞扬

齐鲁晚报:怎样真正能盘活这座博物馆,让它长久活下去,你们是如何考虑的?

李建军:那个时候花1000多万元修这么一座建筑,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认为是个笑话,身边朋友说我们跟傻子一样,做这件事能带来什么效益?1000多万,可以开10个餐厅。其实我们刚开始是打算把二楼做成设计工作室,一楼做成聚会的地方。但随着资金不断投入,如果仅仅作为一个办公场所和小范围交友空间,未来它可能就得不到很好的运转,生存概率比较小。

我们后期进行了调整。小广寒不仅要具备公益属性,但同时要具备商业功能。既做公益性的博物馆,也做文化主题餐厅,只要你预约就可以过来参观。针对餐饮消费,我们面向一些特定人群,并控制人数,形成了比较有序的模式,互相之间并不会有干扰。我们几乎是全年无休,没有闭馆的概念。

齐鲁晚报:这种博物馆加文化餐厅的模式运营得怎么样?

李建军:十几年前,好多人还

会嘲笑我们投资这么多钱,但今天很多人投来赞美和掌声,甚至说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也获了很多荣誉,也得到国内外很多专家的肯定。这几年,在开放公益方面,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现在大家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多,每个时间段都面临大量的参观需求,包括中小学学生,我们就主动联系更多老建筑。我们希望用小广寒这个案例,带动盘活更多老建筑。

重要的是找到平衡点

齐鲁晚报:一边做博物馆,一边做餐厅,有人质疑过你们吗?

李建军:肯定会有质疑的声音。我们不考虑商业元素,博物馆也很难做下去。作为民办博物馆,首先面临的是生存的问题,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支持。

济南注册的民办博物馆大概有18家,一旦注册了,意味着所有的藏品都无偿捐献了,并且还要做大量维护,没有资金来源,那我怎么做这件事呢?很多博物馆就选择不做了。

不去做,实际上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是一种缺失。国有博物馆多承载一些宏大历史背景的人文元素展现,但这些散落的民间主题博物馆,它能把各种文化元素串联起来。我们也希望国家和政府部门能加强对民间博物馆的支持。

齐鲁晚报:疫情对你们影响大不大?未来会不会做出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整?

李建军:应该说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甚至是生存的问题,但我们也得去面对。从小广寒模式十多年的运营来看,是非常成功的,是行得通的一条道路。疫情不可抗力,但它只是暂时的,一些行业确实需要转换,像主题博物馆,怎么去转换呢?当然,我可以很快就变成烧烤、火锅店,人流肯定要好多,无疑会对这座建筑造成很大伤害。所以这是一个很困难的抉择,我们要守住良心,最重要的是在公益性和商业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我希望能再去坚持一下,把这条路想办法再走更长久一些。



本报《博物周刊》部分版面。

在第46个“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本报《博物周刊》已经刊出26期。自去年11月2日创刊以来,《博物周刊》以其可读性、知识性并重的风格,受到业内人士的肯定和读者的喜爱,成为宣传文博考古事业的重要阵地。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考古热、文博热逐渐兴起。由于考古和文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普通大众很难走近,更难搞懂;专业人士想把他们的专业成果向普通大众普及推广却又苦于没有阵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报推出《博物周刊》,意在为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之间架起桥梁,为宣传普及文博考古知识提供阵地。

《博物周刊》自创刊以来,推出了一批在全省甚至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作者。著名考古学家许宏、郑岩,著名考古文学作家岳南,都曾为《博物周刊》撰稿。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接受《博物周刊》专访,并动员考古研究院专业人员积极为《博物周刊》撰稿。

《博物周刊》自创刊

《博物周刊》传递博物馆的力量

为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架桥梁,为宣传文博考古提供阵地

以来,推出了一批深受读者喜爱的稿件。刘文涛的《与唐朝姑娘李廿二跨越千年的邂逅》,李罡的《天哪,我挖到了十万年前的象牙铲》等稿件,把本来专业性很强甚至略显枯燥的考古发掘工作写得妙趣横生,令人难忘。周刊推出的文章,都能深入浅出,让原本高大上的文博考古变得有趣起来。

《博物周刊》自创刊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与肯定。济南青年作家雪樱专门联系《博物周刊》责任编辑,赞扬周刊所刊登文章“非常精彩”,还有来自省内外的读者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博物周刊》的肯定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的力量”。我们相信也感受到了“博物馆的力量”,并将通过我们的《博物周刊》将博物馆的力量放大、致远。

(本报记者)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马纯潇 美编:马秀霞 组版:洛菁

“八抓二十项创新”举措——
抓制度完善,健全安全生产治理体系



制度建设管根本、管长远。实现安全生产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加快完善制度措施,健全长效机制,着力破解基础性、源头性、制度性问题。

一是健全安全生产法规规章标准体系。科学推动立法,修订《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突出加大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出台《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办法》,有力破解了应急准备不落实、响应不及时、处置不规范以及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等问题。

二是建立最严格的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制度。明确省委、省政府领导

年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任务,各市、县(市、区)全部参照省里做法出台重点工作清单,党政领导以上率下带头履职。创新制定《山东省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分工》,明确53个单位的252项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分工,以及125个行业领域的省级行业安全生产主管部门、行业安全生产直接监管责任部门,实现部门、行业领域全覆盖,有力解决了责任盲区和部门监管职责不清问题。

三是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和难点问题推动建章立制。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突出非煤矿山、海上安全、燃气、危化品、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制定111项问题隐患清单、68项制度措施清单,强化整治攻坚。

(来源:山东省应急管理厅)